

三十以后才明白

嘎拉 著

# 命运不是 轱辘

命运不是那轱辘  
命运不是那轱辘

得到的还盼望

没有的总想有

## 过去未来共斟酌（代序）

三十岁，人生旅途的一座驿站，

三十岁，生命档案的一个逗点

当我们拽着对青春的无限眷恋，  
走过人生的第三十个春天，就像江河  
中一艘无法逆行的小船，永远告别了  
天真，告别了浪漫，告别了我们用稚  
嫩和幻想编织的梦，也告别了身后那  
数不清的迷惘和遗憾。

我们已不再年轻，“三十而立”，我  
们成熟仿佛就在一夜之间，那么多艰  
涩深奥的人生哲理，仿佛突然变得通  
俗浅显；那么多恼人的难解之谜，仿  
佛一下子有了答案；我们也仿佛大彻  
大悟，三十岁，才是人生真正的起点，

三十岁，实在值得我们纪念。

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困惑，比起前人，比起来者，我们这一代的道路是多么的坎坷不凡，我们刚会吃饭，就知道了什么叫饥饿；我们刚上学，就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待我们应该工作时，又走向广阔天地去锻炼。这畸形的履历，使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迷茫和苦恼，彷徨与不安，一种昂扬与沉重，渴望与失落、迷狂与清醒，不愿认可又必须面对现实的复杂情绪像一头不安稳的小鹿撞击在我们年轻的心田。

我们曾经不懂得爱，那时，爱情似乎和资产阶级有着先天之缘。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只能爱大地，爱荒山。但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心中也向往花前月下，小桥河边。可是，我们不敢。我们唯一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是男生为女生悄悄接一接垄，女生为男生偷偷洗一洗衣衫。为了回城，没人敢搬弄丘比特的神箭，被压抑的青春躁动啊，也留下了一幕幕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我们也曾幼稚得发傻，甚至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也不敢想自己的理想、追求、信念。面对历史发给我们的考卷，许多人手足无措，纵然落笔，也是“月朦胧，鸟朦胧”，一片茫然，我们是那样的缺乏思维，缺乏勇气，在命运捉弄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稀里糊涂地自我欺骗。

我们曾经不懂的实在太多太多……

如果说，成熟是一柄剑，那么，铸造它的就是磨练。正是有了这太多的磨练，才使我们明白了许多，正是有了这太多的曾经，才使我们走出昨天。

走出昨天的困惑，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走出昨天的狭窄，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浩瀚。当我们用成熟之剑自我解剖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是这样的博大精深，只有跌了几个跟头才能知道她的内涵。人生与社会，理想与事业，价值与追求，生活与婚恋，有多少结，就有多少解，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把握心中的方向盘。

有歌道：三十以后才明白。假如青春能重新设计，我们一定会像建筑师那样，把青春设计得潇洒美满、色彩斑斓。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年朋友，我们羡慕，我们祝福，同时，也不免有些怀念，尽管他们不会再有我们那么多坎坷，尽管他们的脚下铺满鲜花地毯，但青春毕竟充满了游移不定的梦，难免走入我们曾陷过的泥潭。于是，我们冒昧唱起了这首《三十以后才明白》的歌，把我们的青春底片展现给当代青年，假如他们能从我们的足迹中有所感悟，假如他们能从我们的误区跨越过去，那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所在，正

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由衷的心愿。

我们斟酌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斟酌未来，我们斟酌未来，是为了走向成熟的明天。最后，让我们引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来表明我们的心迹吧：

“我的故乡不是昨天，我的故乡是明天。”

赵 敏

1991年11月于沈阳

# 目 录

---

过去未来共斟酌（代序）……………（1）

引言 村中，那口难忘的井……………（1）

一、命运——让人捉摸不透的怪物……………（4）

1. 命是注定的，认吧……………（5）

2. 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上甜……………（7）

3. 干嘛倒霉的总是咱……………（14）

4. 老子就是不尿你……………（20）

二、轱辘——累累伤痕的忍辱负重者……………（27）

1. 人有高低贵贱吗……………（28）

2. 本份是怎样的美德……………（33）

3. 假如把我换成了你……………（41）

|                            |              |
|----------------------------|--------------|
| 4. 谁不知谁那两下子.....           | (47)         |
| <b>三、井绳——离不开的束缚者 .....</b> | <b>(53)</b>  |
| 1. 碾子是碾子，缸是缸.....          | (54)         |
| 2. 铁打的衙门，断不了的官.....        | (59)         |
| 3. 没了谁都行，没了管不行.....        | (64)         |
| 4.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 (69)         |
| <b>四、水斗——一切命运的由头 .....</b> | <b>(76)</b>  |
| 1. 人总得有个角色.....            | (77)         |
| 2. 这山望着那山高.....            | (82)         |
| 3.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 (89)         |
| 4. 为人作嫁几时休.....            | (95)         |
| <b>五、世界变得越来越实在.....</b>    | <b>(102)</b> |
| 1. 说我行我就行，说我不行我说行<br>..... | (103)        |
| 2.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       | (108)        |
| 3. 人生是永远跳不完的舞台 .....       | (114)        |
| <b>结语 命运不是轱辘.....</b>      | <b>(118)</b> |
| <b>后记.....</b>             | <b>(127)</b> |

## 引言 村中，那口难忘的井

---

那年，我16岁，竟与那古老甚或原始的辘轳和井，结下了不解之缘。

命运就是那般飘忽不定。几天前，我还是个身居闹市的少年，经过几日的颠簸，却落户在塞外的山村，成了一个我梦里都未曾想当的农民。

正值隆冬，天寒地冻，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山村，显得格外清冷。一切都是那般的静，要不是时而传来的鸡啼狗吠、驴吟马叫，你会以为这里没有了生命。

生命的源泉是水。既然落户，就得吃水，但水来得却没城里方便。要生存，你得去挑水。

作为农民，我使用的第一种工具是挑水的扁担和水桶。

那扁担真硬。至今，我还能感到扁担第一次压在我柔嫩的肩上所产生的皮痛和肉痛。

为了生存，命运引着我走向村中那口维系着全村人生命的井。

终于，我看见了那井。我即刻被那井的悲壮所震撼。

高高的井台，因挑水者不断洒落的水，结起厚厚的冰，那井口简直就是一个冒着阴森寒气的冰窟。冰窟上架着的那把用以提水的辘轳，任寒风的呼号，在冰窟上威严悬起。只那一次，我就对那井、那辘轳怀有几分敬意，从此便开始了同它近 10 年的交往。

那井，大概阅尽了那山村几代人的艰辛。现在，如果它在，也一定还记着我插队 10 年的情景。

那井给我的记忆之深，以至我离开它 10 年，至今对它的感受还刻骨铭心。

十几年后，一出《辘轳·女人和井》的电视剧，使得大街小巷不停的摇滚着片头的主题歌。这歌，竟把我搅得思绪翻腾。

女人不是水呀，

男人不是缸，  
命运不是那轱辘，  
把那井绳缠在自己身上。

.....

命运不是那轱辘，  
要挣断那井绳，  
牛铃摇春光。①

“命运不是轱辘”，我反复念叨着那歌词，思索起“命运”——这个人生之谜。

---

① 电视剧《轱辘·女人和井》。

# 一、命运—— 让人捉摸不透的怪物

---

某日，我到电子计算机中心找朋友。闲聊中，竟鬼使神差冒出一句：“命运是什么？”朋友见我发痴，笑着拿一磁盘，插入计算机，随即又问了我的生辰八字，为我算了一命。算得我是大福大贵不说，还总有吉星高照。我心里不禁骂道：哄人玩也现代化了，净挑好听的说，老子半生坎坷、多灾多难怎不说呢？”

## 1. 命是注定的，认吧

在那偏远的山村里，以贫下中农为老师，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关于命运。我们全家正是因为命运的捉弄，才千里迢迢，到此落户的。

辩证唯物主义中讲，任何事物都是运动着并不断变化着的。如此说，百变的人生，也就有了根据，但人都希望往好的方面变而不想往坏的方面变。唯物主义又告诉你，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位贫农大娘这样开导我：“命是注定的，认吧！”这是贫下中农为我上的第一课。

那次，我去那井挑水。当我小心翼翼地登上被厚厚的冰覆盖着的井台，迎着凛冽的寒风摇动那遍体鳞伤的辘轳时，心里生起一种“独怆然而涕下”之感。我怀念昔日的闹市，想着城里那些同龄的伙伴。这里太陌生了。我不知未来对于我会是怎样的结果。风吹透了棉衣，使我感到了刺骨之寒。手因戴着薄薄的线手套，又紧紧抓着冰冷的辘轳把，摇了几下，就被冻僵。我只感气力不支，不禁脱手。那辘轳便像被注入了魔力，反着劲隆隆地飞快转动，随着井下一种重物击水的声响，辘轳在受到一种强烈的撞击后，渐渐平静

了。我呆呆地望着这一切，庆幸自己的敏捷，否则，那辘轳把非打碎我的头不可。我没有勇气甚至也没有气力再摸那辘轳。我甚至为此悲哀，叹息生活怎么一下变得这般艰难。

井旁一户农家，走出一位大娘，将我从懵懂中唤醒，引进她的家。

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张慈祥中透着淳朴的脸。岁月刻下的皱纹在她的脸上，就像记录着她饱经风霜的特殊文字。

她显然是怜惜我的柔嫩并那般弱不禁风。她引我走进那个用泥土筑起的农舍，让我坐在发烫的土炕上，我感觉到一股暖意。随之，她从灶洞里掏出一盆尚未燃透的柴禾，让我在这火盆上烤那双冻僵了的手。她的儿子、儿媳、女儿也围了过来，看我这城里来的娃子。

他们询问着我的过去，津津有味地听我讲述城市里的一切。这对他们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听得入迷，脸上浮现出无限的憧憬。末了，那大娘抚摸着光滑、细嫩的手，听我讲述那些昔日握有权力且生活也较优越的干部们，在一声令下之后，一夜之间便携家带口被分配到穷乡僻壤时，用她对生活的理解，向我感叹道：“唉，命是注定的，认吧！”

就这样，“贫下中农”给予我的第一次“再教

育”，便深深地烙在我的头脑里。我认命了，因为这样，才能安下心来，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里学着去当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找到应付一切自身不幸的法宝，那就是：无论是祸是福，我都认了，因为那是“注定”的，容不得你喜欢与否。因为可能我永远也想不通、想不到，此生会有恁般的吉凶祸福。我有的只是冷静地面对现实，现实对于我才是实在的。至于那些少年时对未来的美好理想、憧憬，在现实中，就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现实往往并不承认和兑现你的“梦”。

什么是命运？人的现实处境。当个人实实在在地处于一种现实环境时，你才会感叹自己的命运，因而，也只有当你对现实处境感到满意或不满意时，你才会想到“命运”这东西。

“命是注定的，认吧！”我永远忘不了那“再教育”的第一课。尽管后来有人为我补了“不信天命信革命”的一课，我仍不敢有违那位大娘的教诲，因为只有在现实中，我才能知晓自己的命运如何。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自身的现实处境。

## 2. 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

一日，一位贫农大叔兴冲冲地撞进我家，迫不及待地向我们说了一件足以使全村乃至全公社

震动的好消息：“我那娃，进了你们原来住的城，读大学了！”

我知道他那娃，干庄稼活，无疑是个好把式，田间劳动时少不了帮我接上几条垅，我们也相处得不错。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块上大学的料。几天前他还拿着一封来信让我帮着写回信呢。想不到“教育革命”竟使他猛地出息了。

那大叔甚是得意，话里话外地夸着自己的娃，什么打小就聪明过人，生产队秋天分土豆时，他一眼就看出称给自家的不足秤，重新过秤一看，果然少了3斤（其实不过是一经折腾掉了许多土的缘故）；什么爱读书，不惜跑了几十里路，从公社宣传助理那儿借来八个样板戏的连环画，白天看不完，晚上点着油灯看，家里那几日费了好些灯油，等等。末了，感叹道：“这真是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啊！”

我当时真有些妒火中烧。他那娃何时吃过读书的苦哇，凭着念完初小，读过几本连环画，就也得了上大学的甜头？但你还不得不服气，人家祖祖辈辈的铁杆贫农，这年月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没有这红根子，能成吗？我又想起了那“第一课”——“命是注定的，认吧！”然而，我又猛然意识到，那位贫农大叔的话，岂不是又为我上了一课吗？

“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有那么好几天，我都默默地念叨这句话，渐渐悟出这话里的真谛。这句被中国老百姓引用得土得不能再土的俗语，竟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

人们只是在现实的处境中，才能感受到自身的命运，并对命运发出种种感叹。当你对现实处理感到不满意的时候，通常想着去改变它。这时，人们往往会对自己产生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尽管开始是模糊的，也是不确定的，但总是要好于现状的。要使未曾实现的以后好于现状，就得付出种种辛苦，努力使自身具备脱离现实处境中的那种或是简单乏味，或是愚昧浅薄，或是力不从心的条件。古人云“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就是这个意思。改变现实的命运，创造未来好的运气，靠的就是吃尽眼前的苦中苦，以换取未来的甜中甜。

我不知我的未来将会怎样，但我从村里的一位教书先生那儿听得“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还从父亲那里听得“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等名言的教诲。我知道，我刚刚步入社会，我的未来还没有确定，我有精力和体力去开拓美好的明天。

我的家从城市到农村，全部家当中给我较深印象的，除了我先前提到的那根很硬的扁担和两

只水桶，就是父亲带来的那十几箱子的书。这些书就成为“我的大学”了。

我开始吃“苦中苦”了。每天从地里劳作归来，几碗饭下肚，没等身体从疲惫中恢复过来，便点上油灯读那些难啃的书。其实我常常弄不懂书里写的是什麼，因为家父的书尽是一些深奥的西方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之类，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典故，我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囫圇吞枣般地读那些书，只落得个一知半解。我甚至认为上了古人的当，因为我怎么也看不出那些书中有什么“黄金屋”。然而书毕竟坚持读了下来，我因此耗费的灯油，可能要比那位上大学的娃多出几吨。但我们家还花得起灯油钱，不会像那大叔为娃的灯油钱犯愁。

我终生也不会忘记家父那笔丰厚的“财产”，那十几箱子的书简直就是一座综合性大学，有“哲学系”、“经济学系”、“文学系”、“历史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我在“苦中苦”中，感到了一种乐趣，以至放不下那一本本厚厚的书。整夜里，我的脸被油灯熏得猫脸似的，特别是那对鼻孔，不知吸进了多少油烟，黑得如城里风窝煤的孔。我常被母亲逼着放下书睡觉，她倒不是舍不得灯油钱，而是担心我第二天出工吃不消。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苦尽甜来”，但我感